昭代典則卷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

乙酉高皇帝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柰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中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蹇義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者忌欲

陷之。太祖棄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逾月。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太祖嘗召大[illegible]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迫。詔諸王臨邸中。母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率底亾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大議削奪諸王兵權。

革冗員。省府州縣。○六月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孝孺台州海寧人。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深。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

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秋七月廢周定王爲庶人

王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即宋故宮爲府洪武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乃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至是人告王反建文命曹國公景隆即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濵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

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之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嗣

八月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

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陞試左通政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參政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悅遠邇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在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

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早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廸為禮部尚書

陳廸宜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為郡學訓導。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為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為山東左參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至是徵為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熒惑守心○十一月

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洪武中。縉上封事。太祖喜之。兵部尚書沈縉忌其年少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於上。縉時時直言。太祖慰諭賜鏹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

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於是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叔英黄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年薦爲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

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蠹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黄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

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僰豎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顧老堂三字及髹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上甚嘉之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

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

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亾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摧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脛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

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主於齊兖楚湘齊兖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

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

帝如郊壇

明年將有事於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官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爲翰林侍書○茹常仍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以王鈍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勑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翰林脩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理副楊士奇等爲纂脩官

追尊考妣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允熙允熙爲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后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皇考懿文皇太子蚤登儲位參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至治視民如子錫祐朕躬太祖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太祖爲高皇帝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羣臣復謂東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熙爲衡王允熙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與萬方同臻至治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迴避廟謚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材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實跡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共安黎庶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身犯杖以上隸卒倡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無親戚里隣養之毋令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其徭賦

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多奪民時使得盡力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使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習於浮靡務得眞材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察果政績異常及闒茸不才奏聞黜陟軍民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友者有司勘聞旌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窘不能自舉者部伍鄰里宗族相資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開報踏勘賑濟軍中孤兒給粮存恤有定例其篤廢殘疾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管軍官宜加撫恤願還鄉者聽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自存者收養濟院例支衣粮使遂其生前代兵後骸骨暴露尚多當掩骼埋胔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瘞衛所勾軍有司照名發與果戶絕即與除伍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改周府紀善周是脩爲衡府紀善

周是脩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爲曰教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帝喜擢爲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初周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是時衡王允熞未之國是脩留京預翰林纂脩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之誤國也衆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十二司爲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十二司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參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爲司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圃所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驕驥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

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付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

驚袖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亮上變告逮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勑都督宋忠率兵屯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疏貶爲福寧知縣○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卒○召齊王榑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於大同縶岷王楩於雲南並廢爲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待詔○秋七月文皇起兵于燕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資都指揮張信遂降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先是文皇入朝還國即托疾久之僉事湯宗百戶倪諒等屢上變告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頗聞其謀嘗

諫之。文皇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北平三司官入問疾。葛誠余逢辰密告張昺謝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初昺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時蘇州妙智菴僧姚廣孝。洪武中。以詔選高僧侍文皇。文皇嘗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又承運殿鴟吻墜地。文皇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有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及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朱能。遂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防。非計禽二人不可。會葛誠密疏聞建文帝。適燕府遣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其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中官校。又令昺貴以兵內應。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意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與謝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昺貴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逼耳。昺貴不服。皆死之。北平都指揮彭二聞殺昺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文皇大恨葛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北平九門謝貴先皆立柵。朱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上書言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斕博柏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乃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遥仰天門敬攄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

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于靖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執死之

文皇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文皇命玉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于靖難兵

○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余瑱彭聚孫泰兵敗皆死之

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盍努力復家讎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

獲文皇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宋忠敗走入城都指揮彭聚力戰而死忠與余瑱同被執不屈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庚寅大寧守將卜萬引兵進攻遵化以聞下獄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文皇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按吹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

俱而不與賞其不得賞者大恚至即發其事陳亨劉貞搜賞卒衣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棣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先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

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率師並進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州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駐薊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阨吾南路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命玉爲先鋒破其東門盡殺守陴卒屠居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文皇進至薊州奪戰馬輜重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甯忠顧成皆被執

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

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棄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於是李堅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縶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三日不能下文皇還北平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

建文帝聞炳文敗謂黃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粮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

命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殘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撥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橞還京師○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荆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九月吳高耿瓛楊文帥兵圍永平靖難兵趣援高等退保山海關高尋以間徙廣西

吳高總兵守遼東與都督耿瓛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

文皇遂還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之建文帝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楊文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李景隆進營河間吳傑兵潰於眞定傑遁還京謫爲南寧衛指揮使○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朶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

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洽不爲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夜負勑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敗奔德州

景隆聞文皇攻大寧遂引兵渡盧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文皇兵於鄭村壩逆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州癸酉九門壘兵皆潰○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

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二謂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勑。此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臣頓首頓首。○文皇傳檄言我父皇。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脩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銃鼓吶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余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寧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予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

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薊州鎮撫曾瓚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復以茹瑺爲兵部尚書。○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城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徙肅王楧於蘭縣。○叅贊軍務高巍使北平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伏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

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彊宇。任事者得籍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毀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

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一察院

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胡虜可汗坤帖木兒及尾剌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李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保定知府雒僉降于靖難兵○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者有差○以胡靖（即胡廣）爲翰林脩撰楊榮楊溥爲翰林編脩金幼孜爲戶科給事中胡濙爲兵科給事中○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武臣犯法被黜者皆叛走降于靖難兵盡復故官○夏四月李景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建文帝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景隆益專恣。

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玩之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傑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辛丑文皇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叅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眞定移營保定期會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巳未文皇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平安竪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乃收兵還營景隆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冊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文皇復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後軍房寬狼狽走文皇率衆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文皇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文皇復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萃畜萬萬計

景隆璽書斧鉞盡爲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皇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文皇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乃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參贊高巍參政鐵鉉皆自臨邑入濟南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衆趨濟南己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鐵參政高參軍徐將軍盛統兵高會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悉力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且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扳

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參政守陴者。罵文皇。靖難軍大怒。攻益急。鐵參政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靖難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伏誅。○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而釋之。○平安率兵進次單家橋。○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參政鉉盛統兵庸。夜出刼戰。晝憑城防禦。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建文帝即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揀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

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高巍賦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已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众資羣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也

盛庸進兵德州逐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爲翰林編脩○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皇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乙丑文皇至北平○冬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法

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

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出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鏵山斬靖難將陳亨○靖難兵破滄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駐滄州相爲犄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文皇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文皇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滸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景隆昏懦奸邪屢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召還京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戰斬靖難將張玉

文皇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文皇

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文皇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甲午文皇至汶上掠擠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清難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噪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辛巳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温栗乃命玉人琢爲大璽至是工成名凝命神寶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丙子文皇至北平○三月辛巳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斬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衆南出己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辛未

盛庸兵至單家橋。己卯營於夾河。辛巳文皇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庸陣。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匝不能動。文皇退。庸出千騎追襲。文皇即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靖難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朱能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攢。相牽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靖難軍皆異之。是夕戰酣。迨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文皇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靖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携金銀卸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靖難兵所獲。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甲申吳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復戰于藁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自眞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衆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靖難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北出眞定聞庸敗又聞靖難散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文皇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眞定吳傑移軍滹沱河文皇令騎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文皇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蝟毛平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戩陳鵬等皆被執平安吳傑還眞定

己酉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以謫斥齊泰黃子澄貽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噭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自摧衂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籲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竄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且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土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

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誰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憸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遣大理少卿薛嵒往報文皇夏四月嵒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嵒持報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嵒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嵒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嵒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文皇怒曰是紿我也嵒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嵒嵒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嵒南還夏四月嵒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文皇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

特遣大理少卿薛嵩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嵩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闘而彼必欲求釁畧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嵩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嵩歸必能詳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恟恟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諭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以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浙江按察使良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沛焚艚餉都督袁宇率兵禦

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

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彼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譖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大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援保定○限僧道田人五畝

勑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刑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能自守每惟刑憲非惟身遭僇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

始令天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蚕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爲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官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珎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

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冬十月真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赴援敗績文皇還北平

八月丁巳文皇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援房昭丁丑文皇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甲辰文皇攻定州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文皇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峩眉山下文皇潛兵出陣後合戰英等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皆走遂破西水寨文皇還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難將劉江戰于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李彬於楊村○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勑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梅殷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帝至是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置豐沛軍民指揮司○胡虜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爲可汗○詔禁内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顔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皆死之○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兵出戰敗績○更定勲階

尚書爲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諸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于淝河敗績

三月甲申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追躡文皇壬辰文皇至渦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平安兵駐宿州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真執其裨將丁良朱彬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河而東遇文皇驍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文皇督戰急幾爲安槊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靖難軍中大懼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斂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麦觀隙而動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皇數日不解甲矣

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

時文皇縱性善彭與明歸令傳語中朝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

五月己丑文皇至泗州水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楊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文皇欲從淮安取道

渡江遣使駙馬梅殷殷割使人耳鼻授詞荅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諜知拆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文皇遂徑趨楊州庚子至天長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楊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楊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而死文皇至楊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遣慶成郡王至文皇所議割地罷兵不聽○勑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六月癸丑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于靖難兵○乙卯文

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遂降于靖難兵○庚申文皇營于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建文帝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爲靖難遊騎所獲○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可爲遂自城上投下死參軍斷事高巍亦自縊於驛舍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歐之幾死其日以兵亂輟朝鄒瑾及冕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官火發

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兄徐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有翰林編脩程濟者先爲岳池教諭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爲翰林編脩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太祖臨崩密封一櫃召太孫曰此櫃不可妄啓汝若遇難時速啓視之即無害也至是啟視其櫃見一刃一度牒有上勑曰汝欲生可將此牒投往他處爲僧後宮其處有密地可通不然將刃自盡於是急召僧爲建文帝落髮須宮中火發傳言帝崩程濟從帝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文皇爲建文帝發喪治塟遂謁孝陵即皇帝位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塞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文皇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瑺首入殿賀文皇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瑺扣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

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即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縗而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亦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文皇入城先一日羣臣多往迎者或勸寺丞鄒瑾御史魏冕急為歸附二人叱曰使吾等改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汝姦臣也何來浼我因共捶擊之皆自盡翰林編脩王艮亦與艮子訣服毒死○靖難兵南下建文帝不得已逐齊太黃子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畧足捍國難顧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乃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齊太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

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脩在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厠回問家人曾飼豬否縉咲曰一豬尚不肯捨豈肯舍性命乎於是皆負約官中火發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贊繫於衣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爲誌士奇爲傳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誌者士論咲之○禮部侍郎黃觀奉詔募兵至安慶聞變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曁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

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并逮姻黨○翰林脩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其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兵部尚書鐵鉉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

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磔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吏部尚書張紞文皇登極召紞諭曰卿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紞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死○禮部尚書陳迪靖難兵起受命督軍餉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迪迪吐唾益指斤俱凌遲死既死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

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刑部尚書侯太總餉淮安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茅卯仔同執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亾被執見文皇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文皇即位召戶部侍郎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御史

大夫練子寧靖難兵渡淮時靖江府長史蕭相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揉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御史大夫景清文皇即位方孝孺縛子寧等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劒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王度甘霖高翔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死之○給事中黃鉞常熟人建文三年以外艱還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董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

姚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塟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即位。捕姚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於善。遂縛善邀賞。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門目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獨從

按察使　奮入水死。○監察御史曾鳳韶。靖難後召復其官。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浙江按察使王良。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文皇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弟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欷歔如厠。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其舅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

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輒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谷府長史劉璟奉勑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叅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璟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及建文帝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叛字下詔獄縊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董鏞葉希賢鄭公智河南試左叅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文皇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趨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又有東平吏目鄭華守城力竭不食而死朱景先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濬謝昇俱協力戰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哭不食亦死○文皇即位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文皇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文皇嗔之○鄭賜黃福皆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

文皇命復其官。○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比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因循不斷進退無據雖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命爲北平按察知事。○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召戶部尚書王鈍諭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鈍頓首慚謝遂命致仕。○崔銑有言曰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勢而剪夫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衂

不辟政刑蔑矣舍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則寔出于降秉秉彝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者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爲尚論之當云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爲副都御史

時窮治建文諸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即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汎掃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翕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瀰流姪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已過飛蝗蔽天而不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爲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興兵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

肆行拒旅。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坝上。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藁城。鏖之于夾河。躪之于靈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官制悉復太祖之舊。惟大理寺仍設。不復革。五軍斷事仍革不復設。

降封允熞爲廣澤王。允爌爲懷恩王。允爍爲敷惠王。○幽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建文太子文奎莫知所終。○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以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原吉爲戶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脩撰胡靖爲侍講。編脩楊榮爲脩撰。中書黃淮齊府審理楊士奇爲編脩。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

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

謨猷檢點題奏擬議批荅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勑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雠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

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勑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番譯皆總領之制勑房書辦制勑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勑符底簿誥勑房書辦文官誥勑番譯勑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忘誤皆有罰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

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富爲淇國公都督僉事朱能爲成國公都督僉事張武爲成陽侯都督僉事陳圭爲泰寧侯都督僉事鄭亨爲武安侯都督僉事孟善爲保定侯都督僉事火眞爲同安侯右都督顧成爲鎮遠侯都督僉事王忠爲靖安侯都督僉事徐忠爲永康侯都督僉事張信爲隆平侯都督僉事李遠爲安平侯都督僉事郭亮爲安成侯都督僉事房寬爲思恩侯都指揮徐祥爲興安伯都督僉事徐理爲武康伯都指揮同知李濬爲襄城伯都指揮同知張輔爲信安伯都督僉事唐雲爲新昌伯都指揮同知譚溥爲新寧伯都指揮孫巖爲應成伯都指揮房勝爲富昌伯都督僉事陳旭爲雲陽伯都督指揮劉才爲廣恩侯都指揮張玉爲榮國公都指揮譚淵爲崇安侯都督同知王佐爲順昌伯都督僉事陳瑄爲平江伯駙馬都尉王寧爲永春侯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廢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燈爲庶人○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文皇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文皇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文皇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文皇不得已即藩司爲府封王南昌

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立妃徐氏爲皇后○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保定知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陳瑛請追戮建文死事諸臣不許

陳瑛疏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逮繫誅戮者請仍追治之文皇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尚書

時值月當食不食李至剛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